

忠臣义女

于佳著

杨家将外传
杨家将后传

中日戏剧大观社



忠臣义女

于佳 著

中國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忠臣义女/于佳著.—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3.3

(勤耕文丛)丁洪章 主编

ISBN—104—01583—3

I、忠… II、于… III、于佳 IV、K8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12603号

《忠臣义女》 于佳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平顶山彩虹印刷厂 印刷

200千字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3印张 插页

2004年3月第1版 2004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104-01583-311·716

定价: 29.80元

目 录

杨家将外传

收将	3
借粮	12
相识	28
黑松林	44
潞州擂	50
追踪	58
听声	71
交锋	74
战八魔	78
戏八魔	118
说降	146
闹王府	176
追穷寇	197

杨家将后传

太君辞朝	229
金豹下山	239
连杀四门	246
得妻	248
团圆	251
过长治	253
中毒	253
找药	259
聚义	268
定计	273
火鸽子	281
潞城收将	300
五毒阵	313
摆阵	313
观阵	315
得药	326
得剑	331
搬兵	334
说阵	346
破阵	351
和蕃	367

杨家将外传

收将

大刀王兰英协助杨六郎打败韩昌以后，老太君为众将庆功，大摆宴席。宴席上，众将推杯换盏，欢呼雀跃。六郎更是高兴，可就是不提与王兰英成婚之事。

王兰英憋不住了，问太君道：“老太君，北国被打败了，韩昌跑了，我与六哥——”

六郎知道兰英要提婚事，很不高兴，急忙接过话茬道：“韩昌跑了，可没死。我们还要乘胜追击，直捣敌巢——”

兰英见六郎故意打岔，明白他的心思，不由伤心，有心作罢？可事关自己终身幸福，不能不提，想了想，给太君斟上酒，道：“太君，现在胜利了，我是回老家呢？还是跟你们——”那意思很明白：我一个大姑娘，没名没份，整天跟你们掺合在一起，那算什么？言外之意，要太君给她和六郎办婚事。

六郎不等老太君发话，便接过话茬道：“北国刚败，西凉二王李继先占据环州，急待平叛。我们应该以国事

为重，尽快重整军马，去环州平叛！”

太君明白兰英意思，但怕此刻提出，六郎不愿意，把事情弄僵，更不好办，只好装作听不懂，没吱声。

兰英见六郎打岔，老太君不言声，很伤心，宴罢，回到大帐，趴在床上哭起来，心道：六郎啊六郎，你好没良心！我帮你打败韩昌，几次救你性命，为国家立下汗马之功。可你不感恩，反而嫌我丑，想悔婚。你把我当什么人了？难道我离开你就不能活！有心跟他翻脸？怕人说自己没水平。装糊涂？觉得太窝囊了！她想：西凉二王李继先造反多年，占据环州，弄得百姓水深火热，民不聊生，自己何不去征西凉，离他远远的，让他看看，我是不是窝囊废！

转天，兰英把想法说与太君。老太君知道兰英赌气，说女孩子独自出门，不方便，劝她别去。怎奈兰英铁了心，言定要去。六郎巴不得她早点离开自己，自然赞成。寇天官不明王兰英心思，一个劲儿夸她有志气、有魄力、女中豪杰。太君无法，只好写道本章，奏与仁宗。仁宗下旨，封王兰英为征西元帅，半月后出征。

王兰英挂帅，表面高兴，内心却非常难过。她以为自己一提出征西之事，杨景会劝她留下，众人会撮合她与杨景的婚事。不料，杨景不劝，还为她高兴。众人不拦，一个劲地夸她能干。她万般无

法，只好点了二千人马，准备西行。老太君知道她是赌气走的，怕她做出傻事，让杨排风当了她的随身使女。

排风虽是个烧火丫头，但能文能武，极有心计，早就立下为国建功的抱负，听说要自己随军西征，特别高兴，从府中挑了几个粗使丫头，日夜调教，做了王兰英的贴身保镖。

这日，王兰英带着人马向西行去，走了一上午，不说一句话。将近午时，她见前边有座林子，于是让大军停下，假说解手，进了林子，找棵歪脖树，拴上绳子，要上吊。她系好绳子，扔上树杈，正要伸脖子，忽然绳子断了，从树上溜下来。她以为绳子不结实，急忙接上，再次扔上去。绳子又溜下来，落在地上。她仔细一看，绳子有刀伤，知道不是绳子不结实，是有人捉弄自己。她左右一望，不见有人，于是高声道：“是谁跟本帅做对？快快出来相见！”

树林里静悄悄的，没有声响。王兰英生气了，高声道：“你马上出来，本帅饶你不死，否则，让你难逃公道！”

树不摇，草不动，还是没人。兰英更恼了，骂道：“好恶贼，你再不出来，我可不说好听的了！”

话音没落，从树后走出个四十多岁的道姑。那道姑面如美玉，凤眼娥眉，头戴道冠，身穿青缎子道袍，见了王兰英高声道：“王

元帅，有什么烦心之事过不去，要寻短见呢？”

王兰英一看，并不认识，不客气地道：“我寻不寻短见关你什么事？用得着你狗拿耗子！”

道姑说：“人之体肤，受之父母。就算有过不去的事，你又有什么权力毁了它呢？”

兰英本想骂她一顿，见她姿容秀丽，柔声细语，不好意思发火了，沉默一会儿，道：“不是我心小，是遇到了实在难以解决之事！”

道姑说：“有什么事？能不能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你的。”

兰英道：“你帮不了我！”

道姑道：“你说说看。”

兰英见道姑言定要问，也想找人说说心里话，于是竹筒倒豆子，把自己帮六郎征北、定婚、如今想悔婚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道姑道：“听了你的话，我觉得你更不该上吊了！”

兰英道：“此话怎讲？”

道姑道：“你想：六郎那么待你，你甘心吗？你不是一般人，是征北先行，是打败韩昌的巾帼豪杰，现在又是征西之帅，怎么就这样就认输呢？”

兰英道：“那，我该怎么办？”

道姑道：“你应该证明自己比他强，让他不敢小视。”

兰英道：“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法子。”

道姑道：“如今，你奉旨西征，正是你证明自己的好时机。你何不带兵西去，等到平了西凉，活捉反贼，太君必然重看你，万岁爷必然看重你。到那时，还怕六郎不愿意吗？”

兰英道：“你看我这点兵，老弱病残，能打胜仗吗？”

道姑说：“你不要妄自菲薄，只要你拿出讨韩昌那股劲头，没兵可以招，没将可以选嘛！”

兰英道：“我明为征西元帅，实则是花子头。全军粮草不够吃半个月的。”

道姑道：“这也好办。听说西去路上有座清云山，山上粮丰草足，你何不到清云山借粮？”

兰英道：“人家肯借吗？”

道姑道：“不借怕啥？你手中的刀是干什么吃的？”

兰英听了大喜，可没多久又发愁了，说道：“我听说西凉二王老奸污巨滑，是个白了尾巴尖的老狐狸，我哪里是他对手？”

道姑说：“元帅忘了？你打败韩昌，令北国闻风丧胆的名将啊！”

兰英道：“夸奖了！”

道姑说：“还有，如果元帅看得起我，我愿与元帅同往西凉走走。”

兰英听了大喜，忙道：“如此甚好，我还没问仙姑的姓名呢？”

道姑道：“本道刘云霞，师傅是武当山紫霄宫碧青仙姑。”

兰英听了喜道：“原来是刘仙姑，谢了！”

二人说起话来，越说越投机，越说越近乎。二人掘土为炉，插草为香，结为密友。最后，兰英挽着云霞之手，出松林，回到军营，让她当了军师。

王兰英带着二千兵丁，浩浩荡荡向西挺进。兰英与云霞并马而行，边走边谈，天南地北，海阔天空，非常投机。大军正走，忽然前边传来闹闹嚷嚷的声音。兰英不知何故，勒住战马，对排风道：

“前边出了什么事？快去看看！”

排风答应一声去了，不多时回来，道：“回元帅，前边有一大汉拦路。”

兰英道：“什么人大胆，敢拦本帅的去路？”

排风道：“不知道。”

兰英道：“随本帅前去看看。”说罢，一拨战马，来到敌前，定

睛细看，见个二十多岁的汉子，手提木棍，站在路中，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她来到跟前，喝道：“那一汉子，为何拦本帅的去路，难道不想活了吗？”

那汉子大声道：“劫道！”

王兰英喷地笑了，原来是个剪径贼！自古剪径贼都是劫当官的、劫有钱的、劫妇女、劫小孩，哪有劫当兵的！他大摇大摆，招摇过市，是不是脑子有毛病！想到这里，她往前凑了凑，笑道：“你是劫道的？但不知你劫什么？”

那汉子不思索地道：“我不要东，不要西，要馒头，大个的。马上拿来，放你们过去。牙崩半个不字，要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王兰英一听更想笑，心道：自古劫道者不是劫财便是劫色，他却劫馒头。看来，他不是缺心眼就是神经病！自己何不试试他，想到这里，又道：“馒头么，我这里有的是，但你必须有本事来拿。”

那汉道：“怎么拿法？”

王兰英摇了摇手中的门扇刀道：“只要你胜了它，你要多少有多少。”

那汉听了大喜，说道：“那好！”他看了看，见路旁有棵枯树，走过去，咔嚓一声撅了，当作武器，向王兰英扑来。王兰英见他懵

懵懂懂，笨手笨脚，也不放在心上，待棍到身边，举刀去磕。只听当啷一响，王兰英顿觉虎口发麻，大吃一惊，暗道：不好！别看他傻乎乎的，还真有力气，不可小视！想到这里，她提高警惕，手举门扇刀做好准备。那汉一招得逞，大喜，又举起小树，哇呀呀怪叫着冲过来。兰英等那人来到跟前，一拨马头。那人扑空，从身边冲过去。兰英见时机到了，举刀拍去。那汉躲避不及，正中双腿。只听咕咚一声，就像倒了一堵墙。幸亏兰英使的是刀背，否则，他双腿不折才怪！

兰英心里好笑，原来这人仅有力气，并没武功，知道他不是坏人，于是命人捆了，押回军中。

人马继续前行，天黑时来到一条河边。王兰英下令安营扎寨，埋锅造饭。饭罢，命人押来那汉。经过审问，才知道：原来那汉叫党彪，常山人，有点缺心眼，因为父母早死，自己无法生活，要饭要不到，眼看要饿死。就在这时，一个老头告诉他：王兰英征西路过此地，要他去投军。党彪不知投军是怎么回事，以为投军就有吃的，这才来此劫道。兰英听罢，笑了一回，决定把他收在军中，让排风教他棍术。想到这里，她道：“党彪，你愿不愿当兵啊？”

党彪问道：“当兵有馒头吃么？”

兰英道：“当然有馒头，当好了还有肉哩！”

党彪不知肉是什么玩意，但知道一定比馒头好吃，高兴地答应了。

兰英命人叫来杨排风，要党彪当面拜师。排风无奈，只好答应，领党彪到火头军中当了名烧柴工。

兰英得了两员大将，心中甚是高兴，下令休息两天，以示庆贺。

借粮

第三天，王兰英下令前进。大军行了一日，傍晚来到一座山前。王兰英已打听好了，这山叫清风山，山上有伙强盗，首领叫郭豪，武艺十分了得。还知道山上粮丰草足，十分富庶，决定收他们做将，拿他们粮草养自己之兵！王兰英下令安营，准备转天进山。

一夜无话，第二天，王兰英率领人马来到山前，让军卒前去讨战。

时间不长，忽听一阵锣响，山上下来一伙人。为首的身材高大，紫黑脸膛，头戴鸭尾巾，身穿青缎褂裤，外罩半截靠氅，手拿大环刀，来到跟前，高声道：“来将何人，因何围我山寨？”

王兰英勒住战马，高声道：“本帅王兰英，三关大帅杨景之妻。你就是清风山大寨主郭豪吗？”

郭豪哈哈大笑道：“正是在下。我问你，你们在幽州，我在潞州，井水不犯河水，你因何带兵围我山寨？”

王兰英道：“本帅奉命西征，只因粮草不足，特地来借。他日得胜还朝，一定加倍偿还。”

郭豪听了，大笑道：“我这儿粮草倒是不少，只是有一件，得

问我这口刀愿意不愿意！”

兰英道：“此话怎讲？”

郭豪道：“你若胜了我手中刀，我不仅借粮，而且为元帅牵马
坠蹬，为奴为仆。你若胜不了我这口刀，哼，哼！那就留下人头！”

“郭寨主说话可算数？”

“大丈夫一言，驷马难追！”

王兰英笑道：“好，那就请进招。”

郭豪道：“那就得罪了。”说罢，拉刀就要上前，忽然背后闪出
一人，三十多岁，花脸，络腮胡，二目炯炯有神，手拿方天戟，高
声喝道：“大哥，杀鸡何用宰牛刀，一个臭小娘，不劳贵手，请大
哥后退。”

郭豪道：“兄弟不要大意，王元帅是将门之女，三关大帅杨景
之妻，可不是无能之辈。”

那汉道：“大哥，休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看我擒她！”
说罢，挺戟冲上来。

王兰英见那汉骂骂咧咧，不由心中有气，怒道：“来将何名？”

那汉子道：“大爷姓吕名九，清风山的三寨主。休得罗嗦，吃
我一戟！”说着挺戟就刺。

王兰英暗道：“这小子蚂蚁搬泰山——自不量力。不给他点厉害瞧瞧，他不知马王爷三只眼！”说罢，一刀砍去。

吕九见了举戟想迎。吕九步战，本就吃了亏，加上王兰英力大、刀重，他哪里是对手！刀戟相交，砰然一响。他顿觉胳膊发麻，不由一惊，知道王兰英厉害，但已跨下海口，又不能不交手就走，只好硬着头皮挺戟又刺。

王兰英见了冷笑，举刀去架，用力一拨。只听鸣地一声，那戟呼地飞出去，插在两丈之处，戟杆兀自颤动。

吕九一看不好，调头就跑。

王兰英咯咯笑道：“吕寨主慢走，本帅饶你就是。如不服，换了兵器再来。”

王兰英话音没落，一个使斧大汉冲过来，喝道：“臭小娘，休得猖狂，郑二爷来了！”说着举斧就砍。

王兰英抬头一看，这人门楼头，窝瓜眼，蒜头鼻，大嘴叉，身穿灰缎子小袄，腰系巴掌宽的丝鸾大带，脚穿踢死牛的山岗鞋，不由一乐，道：“来将何名？快报姓名。”

那人道：“大爷郑天亮，清风山的二寨主。”

王兰英笑道：“是清风山的水土好是咋的？怎么一个比一个